

## <<布鲁塞尔的浮木>>

###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布鲁塞尔的浮木>>

13位ISBN编号：9787507538359

10位ISBN编号：7507538354

出版时间：2012-10

出版时间：华文出版社

作者：陈升

页数：193

字数：1450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 &lt;&lt;布鲁塞尔的浮木&gt;&gt;

## 前言

台北东区这家意式的咖啡馆里各式各样的人们紧挨着椅子坐。

同样是喝咖啡，要早个三年五年的，人们是不愿意这么挨坐的，倒不是人们熟稔了起来或是和气了。我总觉得是人们更陌生，也更不在乎别人的存在，或更积极的说“我管它别人的存在了”。别人既不存在，紧挨着坐也没什么关系了。

一直到有天夜里，有位同事开车送我回家时，他很讶异的说：“嘿！你知道那个谁、谁、谁就住你家楼上吗？”

我仰头望着我住的那栋高楼，突然忆起，自己似乎也是有意没意的隐藏着自己的住所，就像在生活里，有意没意的隐藏着自己的心情，也像在咖啡馆里有意没意的隐藏着自己。

邻座的情侣，呢呢喃喃的对话，混杂在前座那堆蹩班的事务员的谩骂里，都像城市里激流里的砾石声，变得毫无意义了……于是，我更肯定了一件事，肯定我家对门那户住的就是我不再联络的熟人。

偶尔，我听见他开锁进门，或搭了电梯下楼去，也猜想他常常挨着门上的小洞，呆立在我家门口……然后，也就这样的过了几年……我索性就决定了，永远不去敲邻居那扇门。

这事……就暂时先搁着别说……（待会也许还能兜得回来……）我来说说我那一段“粗鄙的旅程”就一个世界公民来说，我发觉，我的分数是不高的。

在我自己的城市里，我谨守着不丢果皮，纸屑的国民守则，可不知怎么的，只要到了那些所谓的高度发展的地方时，就忘了这些原则了，于是当我在像伦敦、纽约或巴黎的地铁里时就学样的往肮脏的铁轨上扔烟屁股了。

那感觉有点像是午夜把自家的垃圾往楼下墙角塞的瘪三，死也搞不清楚那股压抑不住的沾小便宜的心理是打哪来的……。

行为上如此，当然心理上也是如此……而我那段“粗鄙的旅程”里粗鄙的心理，在往巴黎过境杜拜时就开始发作了……九月的杜拜机场，隔着冷气房的窗玻璃感觉不出这里的气候。

盯着机场外的橙黄灯光，想着我此去的旅程……，心理嘀咕着，这里的大男人教来来往往的阿拉伯女人包得密不透风的，好过吗？

又嫌恶的想起写过《魔鬼诗篇》的鲁西迪要被阿拉伯极端分子通缉的事。

午夜爬起来要往楼下去偷丢垃圾的心理，装在长途飞行疲惫的身体里，没命的要发作了。

还想到美国派兵在“沙漠风暴”战争要扶起“科威特”这个阿斗时，身边晃过来了几个婀娜多姿的女留学生。

没错，这样的女留学生，在粗鲁的阿拉伯男性沙文世界里肯定是美若天仙的西施……，更何况是往巴黎去的哪！

只是我常搞不懂，为什么人们谈到要学艺术时，就都非得要往那巴黎去……，特别是女生……。

如果我卯起来就：“我想去贝鲁特学一点战争美学……”那就肯定是皮痒了。

所以人们都往那几个烂都市去，就是我前面提到的会让我想往地铁的轨道上扔烟屁股的城市。

或者是，“我想去阿姆斯特丹学炼丹……”那人家就肯定你吸毒。

“巴塞隆纳怎么样？”

毕加索的故乡：或者布宜诺斯的左派美学？

” “要学拉丁话？”

拉丁话没什么用……”你常常得到这样的答案。

“怎么会没用！”

全世界有三分之一的人说拉丁话，这世界有最多叫玛莉亚的女人……她们都说拉丁话哪！

”挨着杜拜冷冷的夜色，我跟那几个要往巴黎去学艺术的婀娜多姿的女留学生们就那样聊着……

那时候，就更肯定我往后的旅途是注定要粗鄙到底了。

卯起来想说：“我对阿里山那快灭亡了的？”

族语比对英语还感兴趣……”有点浮躁起来，惊觉这争论可能没完没了时，也就住了嘴。

“等我把事情办完再路过巴黎时，我们再来聊好了……”说起来，我自己也大男人得要死。

## &lt;&lt;布鲁塞尔的浮木&gt;&gt;

看着杜拜机场来往那些包得死紧的阿拉伯女人，一双双深邃的眼睛，似乎都那样对我说着。

“不想跟你们说了，我要赶忙去搭我的船到黄金海岸去……”是真有那一艘船的。

如果我不在今秋的季风来到之前，找到那要命的泊船处，那艘船就要随着季风驶出直布罗陀海峡，往北冰洋的深处去了……记得是我中学时候，我迷上了葛雷哥莱毕克导的一部叫“白鸽”的电影，戏里说一个中学生独自开着一条小帆船环航世界的故事。

戏其实烂得要死，可就是那股流浪的感觉，都过了那么些年，也没能从我脑门里挥去……一直到我飞行了三十几个钟头，到了巴塞隆纳外海一个叫“Mallorca”小岛时，我才惊觉自己对航海的概念，其实还幼稚的要死。

船是要开的……。

但当我背着几十公斤的行李，站在码头上往那人家分配给我的、看起来还没有车站的寄物柜大的床位看过去时，我的心就凉了半截。

我原期望会有一张软床的，也才惊觉，这些年来养尊处优惯了的自己，对很多事情的想像，原来是那样的浅薄。

开船的朋友笑着说：“你可以再考虑考虑……”于是我很不礼貌的就走了。

我去找了一家一颗星的旅店，就在那个岛上发了三个礼拜的癩，没有刻意要去做什么事，就是醒来了就出去走走，回来了就盯着天花板瞧。

岛上有一家上海人来开的餐厅，我和风韵犹存的老板娘聊着印象里的上海的种种，由于天天都做着一样的事，后来真有点忘了自己是从哪儿来，或要往哪儿去了。

因为一直都带着相机，就不住的拍着……，一直到我实在再也支撑不住情绪里，那种几近要满盈出来的想要表达些什么的念头时，我才去订了机票——要往马德里去的机票。

离去的前两天，是个黄昏，车子停在一个无名的村子里，我仰头望着喷射机在高空拉过的凝结云，收割后的麦田，风凉凉的……。

我只想到该回家吃晚饭了，免得妈妈担心，还猜想晚上应该有咸鱼吃的。

在黄昏里，我迷路了。

我盯着相机里的麦田景致看，错乱的以为循着前去的村庄小道就可以回我乡下的老家去，我在几万里外，回到了我乡下的老家。

我蹲在麦田里哭了很久……，就像小时候在乡下的稻田里迷路那样，以为妈妈一定会来找我，一直到天上捻起了一颗一颗的星星来带我离开那里。

后来我去了马德里，我走进马雅大街66号的一家手工吉他店，一进店门抬头一看，就看见它挂在墙上，心里涌起了一些话来。

我对着它说：“你等我很久了吧？”

”我请看店的老太婆将它拿给我，我挥去它身上满布的灰尘，买了一个最贵的箱子装上它。

老太婆说：“你不用试试音吗？”

”我笑着说：“不用的。”

”心里想的是：“我们已经够熟了……”老太婆露着甜蜜却有些诡异的笑容说：“它是等你很久了……”夜里，我们写了“从伦敦到马德里……”去了马德里，其实什么也没做，就好像只是专程去带它走的那般……也许就像“从伦敦到马德里”歌词讲的那样：“只为了要逃离自己的躯体……”我就去了伦敦，找来了三个老外到录音室里把属于音乐那部分几乎要满溢出来的情绪交代了出去……，去看了几场很屌也很烂的爵士乐演出，就搭上了最后一班的欧洲之星往巴黎去找那们过境杜拜时认识的女生，和她那叫“尚皮耶”的男朋友……十月的巴黎开始冷了，有点风，我正想着地中海那艘船该也已经乘着季风往北冰洋去了……世芸站在人潮渐稀的车站尽头等着我，瘦瘦小小的身躯包裹在一件很大的男性现衣里，笑了笑，我还是问她为什么非得要到这个烂城市来念书，她说：“我不清楚前方有些什么，但是我肯定留着就什么都没有……”多棒的一句话……。

我在巴黎十三区一家破落的旅店里，一直想着这句话，夜里一直觉得有股烤羊肉串的味道从窗沿上渗了进来，我一夜不能成眠……隔日，我们借来了尚皮耶的车，买了份地图，开车的说是同学的同学，我也不特别清楚，说是要去海牙看一个林布兰特的特展。

我说：“你们就把我塞在后座里，然后不管我怎么了，都别管我……”我知道我自己心情开始起

## &lt;&lt;布鲁塞尔的浮木&gt;&gt;

了些变化，决计要用这一趟北去的没有目的地的旅程，要粗鄙的脱去一层皮，像电影里的异形，客气的上了地球人的太空船，然后在地球人的身上下卵，褪皮……重生……我更无聊的去挑开留学生涯里最不愿意去面对的怀古生活话题去谈去……在布鲁塞尔和刚刚才认识的志伟、老麻在凄冷的红灯区里喝得酩酊大醉……要说把情况弄得纷乱，我们都是专家；然而要去收拾分解后的心情时，就显得有些乏力了。

我开始学得我跟他们一样，变成一块一块的浮木，漂浮在欧洲大陆里的黄色人种浮木。

我们彼此看得见，却无法在激流中紧紧的拥住，我们只有在偶尔碰触时，奋力的呐喊，却不清楚再一次的相遇会是几时……。

午夜在几近于冰点的布鲁塞尔街头，世芸紧挨着我说，她在台北的男朋友，最喜欢听我的歌，所以她觉得我是很熟的大哥哥那样。

我用我的大手把她搂在肋下轻轻的哼着一些老去的歌……。

她突然笑着说：“你千万不要写我们的故事喔……”我很想跟她说：“大部分的时候，我并没有能力去决定我想写些什么……”只是说：“你不觉得宿命这玩意挺迷人的么？”

你是因为你的男友听我的歌而熟悉我，可我是因为要赶赴那艘等待季风的船，而在杜拜跟你相遇的……”“我以为我的工作已经结束的，或者我的心绪已经平静了，该要回去了，可是这夜里我们却在布鲁塞尔散步着……，你不觉得宿命这东西挺奇怪的吗？”

而没有说出口的是：“其实，这一路……我正努力的要把一个粗鄙的自己抛弃，但很抱歉的是都让你们看见了……”“你应该是个好人……”世芸笑着说。

“嗯，我喜欢你这么说。”

“但是……，不是再去挖掘别人心里不想拿出来的苦痛了好么？”

她很认真的说着，老麻跟志伟缩着头在前面摇摇晃晃的走着，想他们也仔细的听着我们的对话，我们从地铁站出来，穿过站前广场，石板路上反映着昏黄的街灯……我还倔强的说：“只怕这世界上欢愉的事，都叫别人写光了喔？”

”说着的时候突然觉得我爱上了这个城市。

这个城市，没有我所熟悉的费洛蒙，也没有那些烂城市莫名其妙的骄傲：也仿佛是这个城市，把我们这些毫无关系，也很有关系的人聚在一起……所以……我才想到东区这咖啡馆里紧挨着旁边坐的那位陌生人，可能就跟你一样爱着同一个人，思念着同一个人……。

而住在我家对门的那个陌生人，可能就是我不再去联络的熟人。

也就是因为这样像浮木似的在激流中奋力的想要去抓住对方，所以才在偶然的相聚时，要磨砺出闪亮的泪光和欢笑……吃完了布鲁塞尔最后的一包台湾泡面后，我们继续往北去……。

想我就像深夜里往楼下扔垃圾的瘪三那样，一路的又狂又癫，时而悲伤时而喜悦……是心里有个底，是人在外国，没人认得的那样，开着尚皮耶的那台破车，在没有限速的德国国道上开到了时速一百八，没命的抛弃着情绪的垃圾。

当我陪着他们去看完科隆的现代美术展时，肯定我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我说：“就那一只木奶伊公鸡站在电视上，是什么伟大的现代美术……”“因为……是很难得，只有德国才有，才大老远的，从巴黎开车过来参观的……”“那你们告诉我，像墙面那么大的，整片都涂了黑漆看也看不出名堂来的，又是什么伟大的现代美术？”

”“……”几个人瞠目结舌的。

而那时候，我真的想破口大骂，然后再找个摊子吃碗药炖土虱或蚵仔面线去……，不想再去理会那什么伟大的现代美术了。

他们留了个电话给我，然后把我扔在莱茵河畔，我在想我真是快要断线的风筝了；我在想，我在德国还认识谁……初冬的莱茵河畔非常凄美，河畔一簇一簇的银杏树吧，开始变得枯黄了。

我在想我是怎么了？

一路上像个刺猬似的看到人就想戳。

过去……只是自顾自的认为只有自己才肯去掘开性情里的黑暗面吗？

我在想世芸昨夜对我说的：“不要再一直问我尚皮耶的事了好吗？”

”“如果你知道尚皮耶是一个离过两次婚的六十岁的独居老男人，而我是一个二十几岁的穷留学生



## &lt;&lt;布鲁塞尔的浮木&gt;&gt;

，他每天给我煮好吃的法国菜，天冷时来接我回去，就这样……你何苦，一定要逼迫着别人去想像明天呢？

” 我像被狠狠的甩了一巴掌。

在泊泊的船声之间，我被一阵凉沁的吉他声吸引了过去，桥的涵洞里坐着几个嬉皮样的年轻人。

摆在座前的帽子只挣得零星的几毛钱铜板，我说：“我给你们几马克，借你们的吉他弹弹好吗？”

” 寒风里，几个德国嬉皮听着他们从来都没有听过的东方曲子……他们问我是从哪儿来的，做什么的……，还说这不方曲子听来水平颇高的……我笑了笑只说，我是漂浮在欧洲大陆的东方浮木，下次再相逢时，可能就是在布接格或是米兰了……唱着唱着，斜对角的老人突然蹭了过来，用有着浓重口音的英语跟我说：“你可不可以为我上个礼拜才过世的妻子唱首歌……” “WELL……” 我跟他说了。

“我不要你的钱，你可以给我们一点啤酒喝……” 我跟我的德国朋友们都要到了些啤酒。

老人在我的笔记本上，用德文写着他想说的话，再艰难的翻译成英文给我听。

我就照着他的意思，并且选了AM的调唱着：LILLO——。

我答应你……我不再哭了……空旷的床，失落很难形容。

想烧了你留下来的东西……因为……到处都是你的味道……或者……想烧了我自己……因为……那里面有你的味道……LILLO……我就会来，LILLO……我就要来了……老人说，唱得太伤感了，跟他的想像不一样，并且好意的邀请大家到对街的爵士餐厅吃饭听爵士乐。

我站了起来还了吉他，想想，喝得酩酊大醉，把情况弄得纷乱，我可是专家……，但收拾分解后的心情，就没这么大把握了……嘴上回绝了他的好意，只说：“不了，我明天有早班的火车，要去米兰，不能多待了……”心里想的是：“妈的，受够了……，我非得要去找个摊子吃点什么药炖土虱或蚵仔面线的不可了……”

受够了，再浪漫下去就不行了……” 雾霭里的火车站，世芸给我一个一个世纪那么久的拥抱，我跟她说：“替我问候尚皮耶好，也许下次再路过巴黎时，可以吃他做的法国菜……” “开心一点，好吗？”

你是个好人的，我们都很喜欢你……” “请大家不要生我的气就好了……” 又像个妈妈那样告诉我，到了科隆要怎么转车，路过瑞士时，没有签证要怎么跟海关说，到了米兰时，大概是深夜了，因为大伙都没人去，只有靠自己了……我在我四十一岁生日那天夜里，一个人散步来到圣米兰大教堂前……学流浪汉那样，坐在广场的阶梯上发呆。

那是我记忆中第一次一个人过生日，而实际上，我并不太清楚我自己究竟在哪里。

……也可以是布拉格的，只是因为那天夜里突地就跟老人说：“明天要去米兰了……” 米兰就收留了我。

我坐在阶梯上看着来来往往的人们，搔着头，才想起似乎好久没有照过镜子了，不知道现在变得怎么样了？

粗鄙的旅程，把情绪里的垃圾都在外国倒光了没有？

我在米兰街上走来走去好几天，检查着自己，在想自己应不应该再继续顽皮下去……有一天，我处到黄昏，起不了床，知道自己病了。

在想……我终于病了……我一直躺上床上，看着斜阳慢慢的在窗沿上移动。

在想……海明威在巴黎落难的那段日子写的事，说穷困饿肚子时，脑子就特别清醒，能想到平时不可能想到的事……而我决定，要对自己好一点，为自己……也为别人，起床时我要去吃一顿意大利大餐，承认了在米兰找不到药炖土虱吃的事实，就笑了……突然，强烈的想念起这一路上认识的人，并努力的想去分辨，为什么宿命把这些人牵扯在一起的理由……说起来，我并没有设计这一段旅程，我喜欢带点“哲学味”的说：是这段旅程，设计了我……我看着街上来来往往的人们，我看看紧挨着我坐的那些陌生的人们，想他可能就是思念着你的人，你认识的人，也或者是你所思念的人，思念着你的人……，我们都应该是熟悉的……所以……，就别去管这些文章里的谁和谁是否有直接的关系……，或者，台北城和马德里有些什么样直接的关系……，也原谅我没能把我那“粗鄙的旅程”说得够清楚……因为……我想对自己好一点……但是，我没有答应世芸，不把我们的旅程写出来……这不能怪我，因为在杜拜过境的时候跑来搭讪的是世芸。

## <<布鲁塞尔的浮木>>

也因为她，我发觉我也变成了一块浮木，而且……有好几次差点就漂走了，再也回不来了……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不要去跟人搭讪……，除非……你可以承受得住。

然而……我相信生命旅程中的那些喜怒哀乐，在我们老去时终必会变成一丝丝甜美的回忆。

所以……又有什么承受不住的呢？

## <<布鲁塞尔的浮木>>

### 内容概要

旅行是应该是件快乐的事吧。

他的不太一样。

也许是基于对流浪的憧憬，也许是体内原本就带有不安定的因子，陈升踏上了这段他所谓的“粗鄙的旅程”。

从巴塞罗那外海的Mallorca，到马德里、伦敦、巴黎、布鲁塞尔、科隆、米兰……一路上，他遇见了几个来自台湾的留学生，他们就像漂浮在欧洲大陆的黄色人种浮木，每个人都有自己漂浮的行迹，虽然不清楚前方有些什么，但就是决定向前走，不留在原地等待。

而每一块浮木之间，竟冥冥中有着一条丝线，牵系着彼此……而陈升，则一路将满溢的情绪化为文字与图像，呈现在这本书里的，就是这样一种充满了流浪与宿命的氛围。

爱陈升音乐的人，一定也会爱上他的文字。

且让我们跟随着他的脚步，一起流浪去吧。

## <<布鲁塞尔的浮木>>

### 作者简介

陈升 ( Bobby Chen ) , 出生于台湾彰化, 是天生就很迷人的天蝎座。资深音乐人, 血液里潜藏着流浪因子, 时常一个人背着相机出走。写歌, 也写小说; 出唱片, 也办摄影展。对于音乐、文字、创作、表演, 都有属于他的独特想法。喜欢人家称他“写作的人”胜于“歌星”, 也期许自己能永远地写下去……

#### 重要作品:

音乐: 《SUMMER》(1996)、《六月》(1997)、《鸦片玫瑰》(1998)、《魔鬼的情诗》(1998)、《思念人之屋》(2000)、《50米深蓝》(2002)、《鱼说》(2005)、《丽江的春天》(2007)、《P.S. 是的, 我在台北》(2010)、《家在北极村》(2011) 书籍: 《咸鱼的滋味》(1998)、《寂寞带我去散步》(1999)、《布鲁塞尔的浮木》(2001)、《一朝醒来是歌星》(2002)、《风中的费洛蒙》(2004)、《9999滴眼泪》(2007)、《阿嬷, 我回来了!》(2009)



## &lt;&lt;布鲁塞尔的浮木&gt;&gt;

## 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九月的迪拜机场，隔着冷气房的玻璃窗……感觉不出这里的气候。盯着机场外的橙黄灯光，想着我此去的旅程，心里嘀咕着，这里的大男人被来来往来的阿拉伯女人包得密不透风的，好过吗？

又嫌恶地想起写过《魔鬼诗篇》的鲁西迪要被阿拉伯极端分子通缉的事。

午夜爬起来要往楼下去偷偷丢垃圾的粗鄙心理，装在长途飞行疲惫的身体里，没命地要发作了。

还想到美国派兵在“沙漠风暴”战争要扶起“科威特”这个阿斗的正义性时，身边晃过来了几个婀娜多姿的女留学生。

没错，这样的女留学生，在粗鲁的阿拉伯男性沙文世界里肯定是美若天仙的西施……更何况是往巴黎去的哪！

只是我常搞不懂，为什么人们提到要学艺术时，就都非得要往那巴黎去……特别是女生……如果我卯起来说：“我想去贝鲁特学一点战争美学……”那就肯定是皮痒了。

所以人们都往那几个烂都市去，就是我前面提到的会让我想往地铁的轨道上扔烟屁股的烂城市。

或者是，“我想去阿姆斯特丹学炼丹……”那人家就肯定你吸毒。

“巴塞罗那怎么样？

毕加索的故乡；或者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左派美学、军政府的滥觞？

”“要学拉丁语？

拉丁话没什么用……”你常常得到这样的答案。

“怎么会没用！

全世界有三分之一的人说拉丁语，这世界有最多叫玛莉亚的女人……她们都说拉丁语呢！

”挨着迪拜冷冷的夜色，我跟那几个要往巴黎去学艺术的婀娜多姿的女留学生们就那样聊着……那时候，就更肯定我往后的旅途是注定要粗鄙到底了。

卯起来想说：“我对阿里山那快灭亡了的邹族语比对英语还感兴趣……”有点浮躁起来，惊觉这争论可能没完没了时，也就住了嘴。

“等我把事情办完再路过巴黎时，我们再来聊好了……”说起来，我自己也大男人得要死。

看着迪拜机场来往那些包得死紧的阿拉伯女人，一双双深邃的眼睛，似乎都那样对我说着。

“不想跟你们说了，我要赶忙去搭我的船到黄金海岸去……”是真有那一艘船的。

如果我不在今秋的季风来到之前，找到那要命的泊船处，那艘船就要随着季风驶出直布罗陀海峡，往北冰洋的深处去了……记得是我中学时候，我迷上了葛雷哥莱毕克导的一部叫《白鸽》的电影，戏里说一个中学生独自开着一条小帆船环航世界的故事。

戏其实烂得要死，可就是那股流浪的感觉，都过了那么些年，也没能从我脑门里挥去……一直到我飞行了三十几个钟头，到了巴塞罗那外海一个叫“Mallorca”的小岛时，我才惊觉自己对航海的概念，其实还幼稚得要死。

船是要开的……但当我背着几十公斤的行李，站在码头上往那人家分配给我的、看起来还没有车站的寄物柜大的床位看过去时，我的心就凉了半截。

## <<布鲁塞尔的浮木>>

### 编辑推荐

《陈升:布鲁塞尔的浮木》编辑推荐：很陈氏风格的旅行文字，因为是个音乐人，所以连旅行的记忆和情绪最终都转化成为了音乐。

但他更愿意自称为写作人是因为他的音乐，需要文字表达出来。

两者结合才是他完整的艺术灵魂。

忧愁的口吻，平淡的开头高潮和结局，总是有一种看透宿命的感觉。

<<布鲁塞尔的浮木>>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